



李舫

著

也彼能

予人也彼能

樂為羊

是早夜以

於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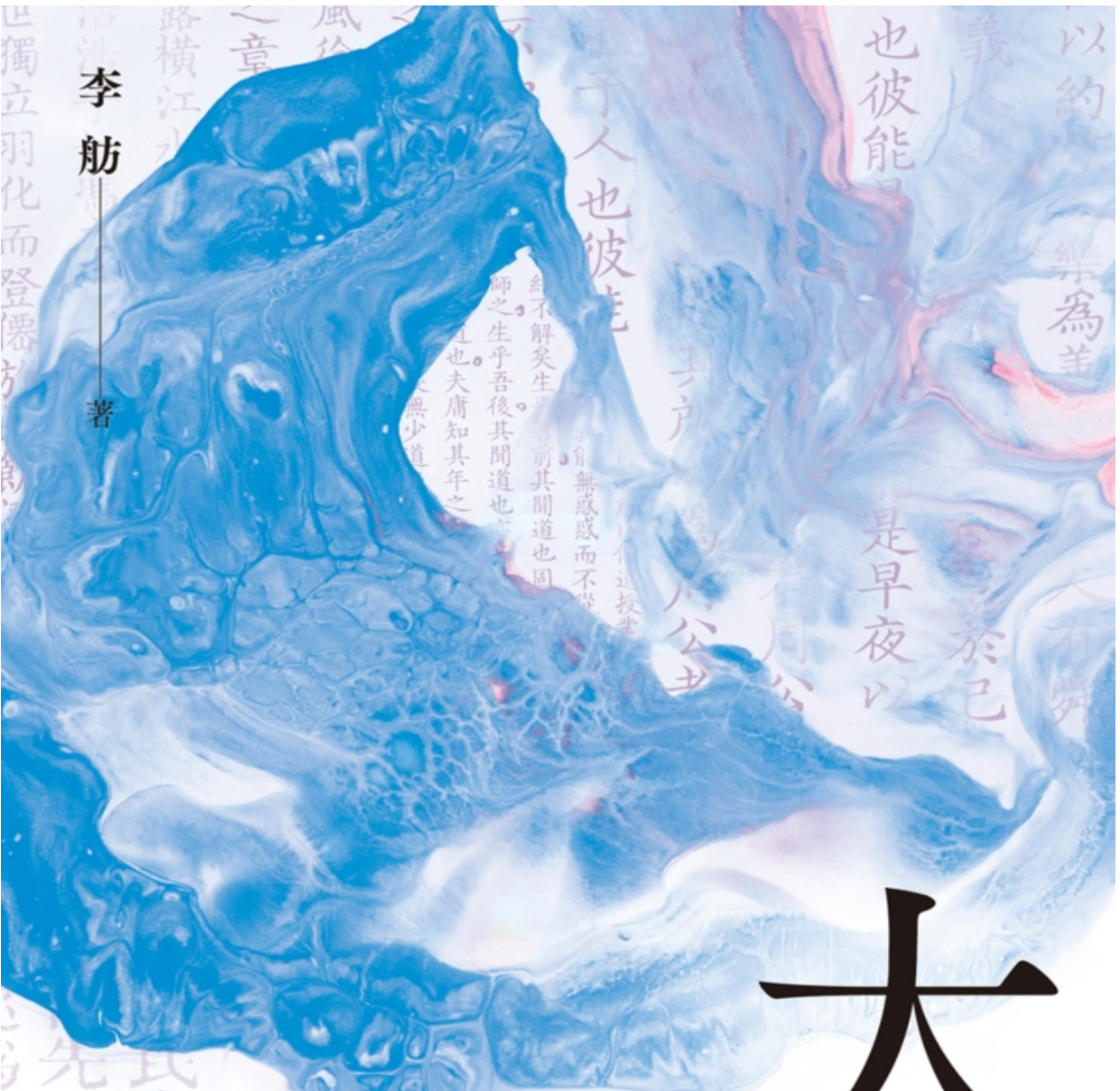
大春秋

姓王氏諱夫之字而

民也明既亡先生隱於

先生云其先世本揚州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李舫

著

世獨立羽化而登僊於

先生云其先世本揚州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大春秋

以約
樂為善
也彼能
是早夜以
於已
大有勞

子人也彼能

結不解矣生...前其間道也固...師之生乎吾後其間道也...近也夫庸知其年之...無少道

姓王氏諱夫之字而

氏也明既亡先生德於

岁月留白处 写在本书之前

李舫

2015年岁尾，异常忙碌中的一个间隙，我陡然萌生一个想法，写一本关于中国的大书。朝八晚六的规律生活，每日繁忙烦琐的工作，让我在阅读之外开始思考很多从未曾深入思考过的大问题，比如理想与信念、人类与世界、文明与传承、时间和空间、历史与文学、经纬与未来……书的内容还没有眉目，可是书的名字却那么固执地横亘在我的眼前——大春秋，像一座巍峨的山峰，吸引着我去攀登。

今天想来，这些思考是多么的肤浅，而我的雄心壮志又是多么的幼稚。可是，那时候，我正沉浸在春秋战国的历史钩沉中不能自拔，特别是老子和孔子的风云际会，让我对那个遥远的年代充满了激情。老子和孔子，两个历史深处的思想巨人，他们究竟以怎样的心情、怎样的姿态克服重重困难，终于得以相见？老子和孔子，如此迥然相异的两个人——一个温良敦厚，其文光明朗照，和煦如春；一个智慧狡黠，其文潇洒峻峭，秋般飘逸——他们走到一起，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碰撞。

那个万物寂寥的雪夜，一只遭遇魔法封印的困兽，被春秋时代的一声巨响惊醒。

春秋，这才是中国历史的大时代。

老子与孔子所处之时代，西周衰微久矣，东周亦如强弩之末。有周一朝，由文、武奠基，成、康繁盛，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余年，是周朝的黄金时期。昭、穆以后，国势渐衰。后来，厉王被逐，幽王被杀，平王东迁，进入春秋时代。春秋时代王室衰微，诸侯兼并，夷狄交侵，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。老子作为周守藏室之史，孔子作为摄相事的鲁国大司寇，两者自然都有辅教天子行政的职责，救亡图存的使命将他们联系在一起。

老子和孔子的奇特之处在于，他们将哲学问题扩大到人类思考和生存的宏大范畴，甚至由人生扩展为整个宇宙。他们开创了一种辩证

思维方式，一种哲学研究范式，一种身处喧嚣而凝神静听的能力，一种身处繁杂而自在悠远的智慧。这是个人与自我相处的一种能力，更是人类与社会相处的一种能力。

春秋者，时也，史也。古代先人春、秋两季的祭祀，让这个词具有了农耕文明的鲜明气质，春种秋收、春华秋实、春韭秋菘、春露秋霜、春花秋月……典籍里的美好词汇，负载着先人的美好期待，也收获着先人的美好祈福。春去秋来，四季轮回，成就了中华五千年的浩浩汤汤。

许慎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史，记事者也；从又持中，中，正也。”历史的本意其实是记事者，也就是记录历史的史官。在西方，多种语言的历史概念源自希腊语historia，亦即调查、探究，出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《历史》（Historia）一书。历史包括一切过往，以及关于过往的记录和思考、研究和诠释。这样说来，历史具有三个特性，一是时间的意识性，二是思想的在场性，三是向未来的开放性。时间是流动的，今天的明天是明天的昨天，未来的历史又是过去的未来，历史的意义在于不断发现真实的过去，不断用新的发现修正以往的谬见与误读，这恰是历史研究的价值，而在历史学家不能及、无所及之处，让历史的细节变得更加丰盈丰富丰美，恰是文学家存在的意义。

文学家笔下的历史何以不同？司马迁给了我们一个坚定有力的回答，文学的书写在历史的深处，更在岁月的留白处。文学家书写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部分，说到底，就是人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和勇气。于是，我们看到了司马迁笔下春秋时代种种顽强坚韧、不屈不挠。

黑格尔说过：“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，他们才有希望。”我们可以想象，两千五百年前漆黑的长夜里，两位仰望星空的智者，刚刚结束一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对话，旋即坚定地奔向各自的未来——一个怀抱“至智”的讥诮，“绝圣弃智”“绝仁弃义”“绝巧弃利”；一个满腹“至善”的温良，惶惶不可终日，“累累若丧家之狗”。在那个风起云涌、命如草芥的时代，他们孜孜矻矻，奔突以求，终于用冷峻包藏了宽柔，从渺小拓展着宏阔，由卑微抵达至伟岸，正是因为有他们的秉烛探幽，才有了中国文化的纵横捭阖、博大精深。

春秋之时，人道亦是天道。正是在这个时代，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、古代印度、古代以色列一道，开始了“终极关怀的觉醒”，还处于童年时期的人类文明，已经完成了思想的第一次重大突破。在四个文明的起源地，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理智和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，从而成就了世界文明的“轴心时代”。与此同时，那些没有实现突破的古代文明，如巴比伦文化、埃及文化，虽然规模宏大，最终却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，成为文化的化石。

人类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变故，一次又一次迁徙，大航海时代、大动荡时代、大颠覆时代、大变革时代……正是有了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，以及对于这些历史的不断探究，才有了人类思考的无限丰富，人类进步的无限可能。历史告诉我们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什么时候都不能离开理想和信念；也告诉我们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如何才能葆有理想和信念。

时间，就像卑微的西西弗斯，每个凌晨推巨石上山，每临山顶随巨石滚落，周而复始，不知所终。而今，走在时代浩荡的变革中，我不时绝望地发现，那些被喧嚣遮蔽的废墟、被繁华粉饰的凌乱以及被肆意破坏的传承密码，它们切断了我们重返历史现场的心路，让我在迷失中一路狂奔。

大春秋，是我个人的一次文学冒险、一份历史笔记，也是我对纷繁过往的一种梳理和致敬，其中还有不少不成熟之处。但是，我愿青灯黄卷，孜孜矻矻，拂去岁月的尘埃，打捞记忆的残片，找到先人留给我们的琳琅珠玉，传之后世。

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，这是我在这里出版的第三部散文集，书中所选均是我近年来公开发表过的文章。此次甄选，对于写作者，是残忍而艰难的。

最后，特别感谢多年来一直关注我的读者、作家、评论家朋友。他们的鼓励和祝福，是我推石的动力。在这个写作者比读者更多的年代，他们让我始终保持清醒和旺盛的写作状态。

夜已深，天将明。天地间，白雪笼罩了一切，又将揭开一切。

凡是过往，皆为序章。

目 录

岁月留白处 写在本书之前

第一辑 士

千秋一扬雄

一

二

三

四

五

六

江春入旧年——嵇康与广陵

一

二

三

四

五

念天地之悠悠——陈子昂在初唐

一 伯玉毁琴

二 显庆四年

三 登泽州城

四 天地悠悠

五 狱中卜命

在火中生莲——韩愈在潮州

一

二

三

四

一蓑烟雨任平生——关于苏轼的十个关键词

一 豪放

二 博喻

三 瞬息

四 信笔

五 戏墨

六 佛老

七 手足

八 涅槃

九 为官

十 担当

结语

山山记水程——李贽在晚明

一 志士在沟壑，勇士丧其元

二 回头十万里，举目九重城

三 古来聪听者，或别有知音

四 寂寞从人谩，疏狂一老身

五 不见舍利佛，复隐知是谁

六 歌罢击唾壶，旁人说狂夫

七 听政有余闲，做官无别物

八 天台重名教，卓吾识真机

南岳一声雷——王夫之与船山精神

一

二

三

四

第二辑 脉

飞鸿雪泥——百年仰韶的人和事

一

二

三

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

飘泊中的永恒

一

二

三

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

长相思，忆长安——写在长安建都1400年之际

一

二

三

四

五

成都的七张面孔

一 诗歌成都

二 神秘成都

三 生态成都

四 美食成都

五 安逸成都

六 财富成都

七 创新成都

忆江南（唐）白居易

能不忆江南——杭州，一座城的前世与今生

“天城，在哪里？”

“岩石，岩石！汝何时得开！”

“那么，光荣应该属于中国”

觉醒

一

二

三

四

五

天堂

一

- 二
- 三
- 四
- 五

霓虹——吉林和她的七种颜色

- 一 绛紫
- 二 蔚蓝
- 三 雪白
- 四 桃红
- 五 碧绿
- 六 金黄
- 七 油黑
- 八 七彩

第三辑 道

春秋时代的春与秋

- 一
- 二
- 三

千古斯文道场——稷下学宫的流与变

- 一
- 二
- 三
- 四
- 五

纸上乾坤

- 一
- 二
- 三
- 四

大道兮低回——大宋王朝在景德元年

- 一
- 二
- 三
- 四

跫音——百年中共与北大红楼

- 一
- 二
- 三

四

五

六

山河血

一

二

三

四

五

六

后记

苟利国家生死以

一

二

三

四

五

第一辑 士

手握一捆又一捆细细瘦瘦的简牍，扬雄焦灼地走在长长的甬道上……

在竹林间狂舞长啸，在雷电中昂首穿梭，嵇康想象自己是一只孑然独立的飞鸟……

残阳如血，寒风凛冽，陈子昂忧思刻骨，登上了幽州台……

晦暗的冬日，沉重的铁枷，韩愈蹒跚着走出长安，一路向东、向南，再向东、向南……

三十次委任，十七次失宠与流放，苏轼一蓑烟雨，千里行舟……

囚窗里，花白的头发披散着，书稿终于完成，李贽了无遗憾，自刎，遂绝……

伫立在湘西草堂前，面对着石船山，王夫之久久与之凝视，长衫在寒风中高高扬起……

这是中国士子的剪影。

在历史苍穹的璀璨星河中，光影闪烁，汇聚成熠熠生辉的中国风骨。

扬雄二首（其一）

（宋）王安石

子云游天禄，华藻锐初学。

覃思晚有得，晦显无适莫。

寥寥邹鲁后，于此归先觉。

岂尝知符命，何苦自投阁。
长安诸愚儒，操行自为薄。
谤嘲出异己，转载因疏略。
孟轲劝伐燕，伊尹干说亳。
叩马触兵锋，食牛要禄爵。
少知羞不为，况彼皆卓荦。
史官蔽多闻，自古喜穿凿。

千秋一扬雄

扬雄，西汉蜀郡成都人。继司马相如之后，西汉著名辞赋家。西汉官吏、学者。四十岁后，始游京师。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史，推荐为待诏。后经蜀人杨庄引荐，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，侍从祭祀游猎，任给事黄门郎。其官职一直很低微，历成、哀、平“三世不徙官”。王莽当政时，校书天禄阁，官为大夫。扬雄早期曾以《甘泉赋》《羽猎赋》《长杨赋》等佳作闻名于世，与司马相如齐名。后来他又放弃辞赋之体，转而研究哲学、语言学，并仿《论语》作《法言》，仿《易经》作《太玄》，又著有《方言》，记述西汉时期各地方言，成为汉代一大著述家。

——题记

头戴七旒冕冠，身着玄衣纁裳，扬雄神色肃穆。黄、白、赤、玄、缥、绿六彩大绶，白、玄、绿三色小绶，中单素纱，红罗襞积，白玉双佩，黑铁长剑，让他看起来更加冷峻。

手握一捆又一捆细细瘦瘦的简牍，扬雄焦灼地走在长长的甬道上。有汉一朝，清虚自守者寡，慷慨悲歌者众。这是汉代无数为时代而忙碌的思想者的身影，他们热切呈送着“跨海内，制诸侯”的谏议，期待一代明主驰骋疆场、纵横天下。他们是勘破时间奥秘的人，他们将他们的期待、企盼，写在简牍上、刻在历史里——

汉武帝即位，公孙弘以六十高龄之身，以贤良征为博士。元光五年，复征贤良文学，以丞相褒侯。他为国家奔走呼号：“臣闻上古尧舜之时，不贵爵赏而民劝善，不重刑罚而民不犯，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；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，深刑重罚而奸不止，其上不正，遇民不信也。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，必信而已矣。”

陆贾追随刘邦，以斡旋于诸侯，两次出使南越，说服赵佗臣服汉朝，安定了大汉政局：“夫建大功于天下者，必先修于闺门之内；垂大